

■ GANDHARAN
ART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犍陀罗艺术



李铁

译

〔美〕H·因伐尔特著



犍陀罗艺术

〔美〕H·因伐尔特著

李铁

译

(沪)新登字102 号

犍陀罗艺术

[美] H·因伐尔特 著 李 铁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责任编辑: 曹 齐 封面设计: 杨利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4×1156 1/32 印张 5.25 附图 214 幅 字数 55,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

目 录

一、地理概貌	(1)
二、历史简况	(3)
1.波斯帝国时期	(3)
2.孔雀王朝时期	(3)
3.大夏——希腊化时期	(3)
4.塞克人统治时期	(4)
5.贵霜时期	(4)
①前迦腻色伽王朝	(4)
②萨桑—后迦腻色伽王朝	(5)
③小贵霜王朝	(5)
6.吠哒人入侵时期	(6)
三、犍陀罗艺术概论	(7)
1.佛教艺术创作	(8)
2.掌印	(10)
3.服饰	(10)
4.菩萨群像	(10)
5.神祇形象	(12)
6.民俗一瞥	(13)

7.青铜与陶塑	(13)
四、艺术时代分期论争	(15)
1.研究现状	(15)
2.五件有纪年的艺术品	(16)
3.艺术分期的论争	(17)
五、艺术时代发展概貌	(20)
1.佛人格化的时代	(20)
2.艺术发展的四时期	(23)
①第一时期艺术	
(公元 144—240年)	(23)
②第二时期艺术	
(公元 240—300年)	(26)
③第三时期艺术	
(公元 300—400年)	(29)
④第四时期艺术	
(公元 400—460年)	(40)
3.时代——毗克罗摩纪年	(44)
注释	(46)
犍陀罗历史简表	(58)
译名对照	(61)
图版目录	(67)
译后记	(75)

一、地理概貌

犍陀罗一词，首见于两千多年前的一部古印度诗歌总集《梨俱吠陀》^①。这也同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的文献一样，是指印度西北边陲的一个地区。但要把它说得更明确点尚不可能，这不仅是因为现存的文献贫乏空洞，而且还在于数个世纪以来，疆界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动^②。历史上第一次详尽记述的是中国的僧人旅行家玄奘。他曾于公元七世纪初膜拜过印度的许多佛教圣地。按照他的记载，当时的犍陀罗王国，相当于现今白沙瓦峡谷一带，包括着北及斯瓦堤和布纳尔的山丘陵区，东达印度河流域。毫无疑问，上述的版图，便形成了犍陀罗地区的核心。因此，我们今天从行政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犍陀罗一词，同时也就增加了东南部的几个毗邻地区，包括历史名城咀叉始罗。在玄奘拜访犍陀罗时，这个重要的城市还是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的一个属邦，但在政治或文化上，又与犍陀罗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要进一步了解犍陀罗艺术发展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先熟悉这个地区的地理和历史背景是非常必要的。

犍陀罗的东、西、北三面为高山环绕；南部则是延伸七百

多英里的平坦印度河谷，一直到达印度洋岸(附地图)。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犍陀罗与南部地区之间成为一个天然纽带，那连接犍陀罗和阿富汗的东北部著名的开伯尔隘口存在，便是丝绸商路的中枢，若干世纪来一直承当起贸易文化往来的媒介^③。

二、历史简况

1. 波斯帝国时期

在历史文献中首次提到犍陀罗，并把它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居鲁士大帝时期（公元前 558—528 年）^④。大流士王时期的贝希斯顿铭文（公元前 528—519 年）中，所说的犍陀罗人，是在那些被征服役属的民族之列^⑤。同时，我们也发现他们曾作为大王的战士，参加过泽尔士一世在公元前四八〇至四七九年间对抗希腊人的灾难性战役^⑥。

2. 孔雀王朝时期

犍陀罗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一直延续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世于公元前三二七至三二六年征服波斯^⑦。在希腊人的统治下仅过了二十来年，于公元前三〇五年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塞琉哥一世（公元前 307—280 年）被迫让位于印度孔雀王朝的建立者旃陀罗笈多（约公元前 321—297 年）^⑧。旃陀罗笈多最重要的继承人是他的小孙子阿育王（公元前 272—237 年）^⑨。后来，阿育王改信了佛教，犍陀罗人就在他的影响下，也都成了佛教信徒。

3. 大夏——希腊化时期

阿育王死后，孔雀帝国很快瓦解。约在公元前一九〇年始，

键陀罗人又重新陷入了外来统治者的控制之下。这之中首先是从他们的近邻大夏王国被赶来的希腊人^⑩。这些希腊人一直待到公元前九〇年，在北方众多游牧部落中的一支入侵者打击下才败北离去。

4. 塞克人统治时期

北方这些部落，曾游牧在西起咸海、里海之间，东达帕米尔高原的领域内，他们操一种伊朗方言，其习俗也都追随古代的伊朗人^⑪。他们之中首次征服键陀罗的一支，被希腊人称作塞克人（又译塞人）。后来，他们成了帕提亚（安息）的亲密盟友^⑫。他们原由莫埃思王率领，莫埃思王子阿萨息斯，后来就成了联合的入侵者。大约在一个半世纪内，塞克人一直独自主宰着键陀罗的命运，之后，他们则被另一个同族系的、来自遥远东方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的贵霜王朝所替代。

5. 贵霜时期

贵霜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月氏，他们在公元前一七五年左右曾被迫西迁，最后到达了喀布尔峡谷，前经大夏进入了键陀罗。贵霜王朝最初的两个王赫里奥斯和丘就却^⑬，大大扩展了贵霜王朝的领土，大概在公元九九年左右，由丘就却之子阎膏珍最终完成了对坦叉始罗的并吞^⑭。

①前迦腻色伽王朝

贵霜最著名的统治者是阎膏珍的儿子迦腻色伽，他的王朝确是覆盖了一个巨大的疆域：西部起自马尔加，东部濒临和田，北面到达里海南岸，囊括着花拉子模和索格底亚那^⑮，而南部则包括今天的阿富汗，整个印度河流域，除印度半岛尖端以外的印度大部分地区，还有一个约略平行到东部海岸的狭长地带^⑯。

迦腻色伽同以前的阿育王一样，皈依了佛教，在一种新信

仰的支配下，建起了数以万计的寺院，窣堵波（佛塔），盛佛及圣徒遗骨的僧舍。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个佛门新徒统治者的狂热痴情。关于迦腻色伽即位的确切年代曾有过不少争议，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诸如公元七八年、公元一二八年和公元一四四年这样如此广泛的范围^①。迦腻色伽统治贵霜国二十一年，他之后，这个王朝又至少存在过两个以上的王，即他的儿子胡韦斯伽和他的家族末代王波调。正是这个后继的贵霜帝王，又不得不与波斯帝国的新称霸者萨桑王朝进行抗争。而这萨桑波斯却是个极难对付的政敌。公元二二六年，他终败于阿尔达西尔率领的安息人之手。约公元二四一年，阿尔达西尔之子及其继位者沙普尔一世便吞并了犍陀罗^②。

②萨桑—后迦腻色伽王朝

然而，沙普尔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打算直接统治这个地区，几年之后便让位于一个新王朝，这大概是与前迦腻色伽有因缘的一个王朝。新的王朝统治者可能统治了一个世纪左右，已知有三个王的名字留在王朝历史的进程中，这便是波调二世，迦腻色伽二世和波调三世^③。无可置疑，这个王朝的统治权，最初曾得到了萨桑人的真正确认。这样，他们本来能够很快地抓到任何一个机会，或同罗马或与那波斯王座的觊觎者结成秘密联盟，帮助他们重新恢复前迦腻色伽王朝时期的势力。但是，他们轻视了这些成功之缘，结果使自己终未能脱离萨桑人的桎梏。到公元三四〇年，终于发生了决定性的一战，其结果，这个小王朝最后的波调三世被萨桑的沙普尔二世彻底击溃^④。

③小贵霜王朝

沙普尔二世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使萨桑王朝的铜币流入了犍陀罗地区。持续到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期，即印度西北的地方货币流通终于被波斯人所控制了。但是，同以前的沙

普尔一世一样，这个萨桑人仍不愿直接统治它，于是在公元三五八年，又确认了一个新的贵霜翕侯政权，由一个所谓可靠的基达拉统治了这一地区。这个基达拉贵霜，即后来被人们称作的小贵霜王朝，在历史上他们曾被迫从大夏撤走，正如当时塞克人赶走希腊人一样。新居住的基达拉贵霜人，仍表现出和他们的前辈后迦腻色伽同样无所畏惧的独立精神，他们不仅起来对抗萨桑人，而且也敢于反抗他们的南邦之邻笈多王朝^②。但是他们的成功也不很长久，仅仅维持到公元四六〇年左右。犍陀罗和西北印度的其他地区先后被白匈奴或称呾哒的民族占领了^③。这意味着犍陀罗将面临着一场新的灾难。

6. 呾哒人入侵时期

一些佛教著作曾清楚表明，犍陀罗正是遭到了这些自称佛教信仰者的野蛮践踏。而在公元四〇〇年过后不久访问白沙瓦峡谷的中国僧人旅行家法显的笔下，曾描述过迦腻色伽的佛教建筑，以及他的继承者如何繁荣和关注这些佛门建筑的情况^④。但是，这一情景在后来僧侣们的笔下就完全改观了。公元五二〇年，中国的使臣宋云曾路经这个古国，他写道：“犍陀罗已被呾哒人毁于两代人之前了。”^⑤宋云的记述又被七世纪初的玄奘所证实：他到达犍陀罗时，发现这里已成一片废墟，其人口衰减的情况，与这个国家的佛教建设盛期相比，确已是两番天地^⑥。

三、犍陀罗艺术概论

自居鲁士的入侵到白匈奴的到来，逝去的千年期间，犍陀罗地区在本地民族统治者孔雀王朝(公元前305—190年)的统治下，仅存了一百余年，而大多数时间内，蒙受的是一系列的外来入侵：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8—327年)、希腊、大夏、塞克和贵霜。而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正是这些入侵的势力，再加上萨桑帝国通过对贵霜后迦腻色伽王朝(公元240—460年)的局部控制期间共同加以实施的。

在犍陀罗，尽管经受过许多外来入侵者，但犍陀罗绝大部分仍是印度民族占优势，他们依然忠实地保留着自己祖先的语言和文化。这种巨大的统一力量，毫无疑问来自佛教信仰——正是阿育王统治时期所形成的共同的宗教信念。赖依这宗教的关系，使犍陀罗自身同印度其他地区构成了一个坚实的群体，成为犍陀罗宗教艺术的创造性形式。而实际上，这一极其强有力的群体意向，也曾深深地影响了中亚以及中国、日本、印度支那和印尼后来的佛教艺术^②。

犍陀罗艺术作为一种宗教艺术，服务于佛教教义。无论在寺塔或佛院，雕刻还是绘画，都是借以图绘的描述，灌输给信

徒们以极其重要的教义信仰，但从没有表现出一种耽于肉感色情的特征，如印度艺术中经常表现的那种格调。艺术家们在物质材料的选用上，主要是一种浅蓝色的砂灰岩或层岩，采集于斯瓦特、布那尔到白沙瓦北部的丘陵地带。展出于拉哈尔博物馆的复制锡克尔鼓形大塔，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雕塑艺术宣传的进行过程与方式中极为优秀而清晰的印象(图1)。复制塔上的十三个浮雕，每个都塑造了一个有意义的佛传故事片断(图7、8、18、33；211、212、213、214)，与其他同类浮雕一起，共同揭示了犍陀罗雕刻家们的一个明确观念，这就是如何想象和表现佛一生的种种传教活动^②。

1. 佛教艺术创作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佛最早期的人格化(图1—8)，以及佛的诞生和那一系列奇迹的来临。佛本降生在一个接近尼泊尔南部边境的小王国首都迦毗罗(图9、10、11、12、13)，他的双亲是迦毗罗王国的净饭王和王后摩耶夫人^③。父母给他起名叫悉达多。按照传统的说法，他有非凡超人的三十二相，以区别于凡俗的人类。三十二相中最卓越超凡者又是他头上的肉髻相(或叫发螺相)，以及前额正中的眉间白毫。

他的早年，即在俗世的孩提、青少年和新婚的妙龄时代，他被叫作王子悉达多(图14、15、16、17)；而在一些浮雕上，也同时描绘了他的首次沉思冥想(图18、19)，为我们刻画出当时他对人世生老病死问题深切关注的憾憾之情。尽管那时他生活在极度奢华的东方式宫廷中(图20、21)，但难以解答的人生问题却始终缠绕着他。为了能在一种孤寂环境中寻求开释人生之谜的答案，遂决定抛妻离子出走(图22、23、24、25、26)，于是在当夜，便产生了皈依佛门的伟大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婆罗门禁欲主义者的教谕，那极其艰难而严格的苦行生涯(图27、

28、29)。但是，释迦毫不动摇地坚持着流浪汉式的生活，专心致志地沉思默想，直到他获得“正觉”。而这一启蒙“正觉”的获得，却整整经历了六个年头的岁月(图30、31、32、33、34)。这样，一旦从一个菩萨，促进他达到“正觉”的阶梯时，他就成了佛。与此同时，“正觉”也将意味着达到涅槃，对一个人来说，却进入那无形态奴役、无世俗欲望的寂寞无为的境界。释迦牟尼从鹿野苑首次布道说法(图35、36)，直到八十高龄涅槃，他一生几乎漫游了摩揭陀和拘萨罗的所有地方，为那些追随他的门徒传道授戒数十个春秋。

释迦教义的根本点，在于超度轮回和自我解脱。尤其是后者，他以为决不是只通过一条信仰和献祭的捷径所能达到，而必定要通过道德、苦行的戒律，同时，从那苦行和沉迷的泥淖中得到解脱。在这一教义的支配下，他和他的信徒凌晨而起，披上黄色袈裟，然后挨门挨户乞舍；回到僧舍，他们共同就餐，并无种性上的区分与歧视。整个白昼他们休息和禅思，到了晚上，村民们聚集起来，佛便以一种适合他们理解的方式，为他们讲说佛门教义，在宗教演说与思考如何解脱人类的问题上，消磨的时间一般要到深夜，最后一起就榻而息。在雨季，他们则隐居静修，而由虔诚的供养人提供食物，以使他们尽心研讨教义和准备佛课。在犍陀罗的这些无数雕塑中，还专门描绘了有关佛的著名的漫游事迹。无疑，有些雕塑反映的就是真实事件，也有一些则或多或少地披上了一层神话般的色彩(图37、38、39、40、41、42、43、44、45、46)。佛的圆寂发生在靠近拘尸那小镇附近的一个村庄(见地图)。当他感到“终日”即将来临时，就把自己的信徒弟子聚在一起，告诫和鼓励他们说：“兄弟们，蒙天之恩，我告诫你们，所有世间构成的事物都是注定要衰败朽烂的！你们要不懈地自我超脱，以达彼岸！”说毕他便失去知

觉而入涅槃，升华到了天国佛境。这是佛来到凡间俗世的终结，从此他既没有复归，也没有再生。

2. 掌印

此外，一些描绘佛传的雕塑中，不论是朴素无华的还是突出表现他的，或立像或坐像，都被表现得坚毅而不屈。作为菩萨，悉达多王子穿着艳丽的形象，尚寥寥无几(图47)；而更多的则是描绘他弃家出走后的壮举。凡是立佛总是右手扬起作施无畏印，以示安定镇静之势(图48、49、50)；坐佛在多数情况下，其姿态也大都与上述的类似。但更为常见的还有另外两种样式：一种为沉思默想作禅定印，双臂压膝，十指平展，掌心向上，右掌压在左掌之上(图51、52、53)；另一种为转法轮印即表示说法，右手齐胸，拇指和食指尖聚集一起与左手相触。后来，这姿势又发展到左手一直触及右手掌心内(图54、55、56、57)。

3. 服饰

作为菩萨悉达多的服饰是一种印度式的道提形，如一种女裙缠绕腰间垂至地面，似一条围带一直通过身体下部，优美地覆盖在左肩上。这种道提服的质料不是丝绸，就是一种薄纱(图47)。作为佛的服饰，很象是僧侣们所仿效的那样，包括有一件用绒线制作的多提以及两件穿着形式特别的外衣替代了披肩：其中之一的“郁多罗”，相当于一件无袖衬衫或古希腊的无袖罩裙凯顿(条裙)，习惯下垂到刚好覆盖住膝部；另一种则如印度的连身长衫——茹比，佛家叫做袈裟(图58)^⑨。

4. 菩萨群像

在键陀罗的雕塑中，不只是悉达多王子被描绘成菩萨，在其他的一些塑像和浮雕里，也还有不少别的菩萨(图59、60、61、62、63、64、65、66)，显然这是释迦牟尼死后佛教发展过程中

产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这种经过修改的佛教形式，是后起者大乘教派（意为大车）用以明确区分小乘教（小车）而提出的，术语本身就带有一些对早期佛教的轻蔑之意。

在大乘哲学里，对佛教原始教义的中心要旨，以及对信徒努力追求的伦理道德观念，认为依然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践。从此对来到人间的佛，不再作为一个俗人看待，纵令他是人们公认的天赋超群、充满灵感精神的布教者，但他仍然是一个神，而他的信徒们所追求的至上理念，则是从涅槃而升华到菩萨果。这在佛教早期的小乘时期，完美的圣者摒弃世界，仅仅为了寻求自身的涅槃，而没有义务超越“自我解脱”。大乘佛教普遍以菩萨果相代替，即是说，任何一个人纵使他能获得佛果（或达佛界），但是为了“普救众生”和服从佛事而放弃了涅槃的目标，按照教义，他也同样永久地摆脱了人间的苦难与不幸。佛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他在那千载难逢的时机，并没有选择过早地进入涅槃境界，为了最终解脱人类，而坚韧不拔地勤奋到最后的圆寂。很明显，在对佛和菩萨的人为仿效中，大乘派主张无休止地普遍解脱人类的苦难，在此之中同时为自身积蓄一些德业^④。

在早期佛教的殊多菩萨之中，除释迦是知名者外，至少还有一个弥勒。他作为未来的佛，在现世终结时，将从天国下凡人间来讲法布道，因此，他的造型似已被固定下来（图62、63、64）。而对别的菩萨造像，我们尚一无所知（图65）；根据文献判断，众神之中最普遍的为观世音，是一个富有慈悲怜悯之心天神^⑤。

大乘佛教在迦腻色伽王朝时期，明显成为优势而强大起来，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到白匈奴人入侵之前，逐渐形成一个独自の宗教派别^⑥。在这里，我们仅能够给予一个大致的

梗概描述：大乘派的中心教旨是自我创造(意为普度)，最原始存在的是阿提佛陀，意为第一觉者，他不仅靠冥思创造了世界，而且也在他极费时日的深悟之下，创造出了五禅那（或称五智如来），这是智慧无比的佛，并赋予了形态。正是从这五禅那佛中，又辉射出了五菩萨，他们负有主宰宇宙局势的神力。通过禅那菩萨行，使他们影响人类，这动因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升华，这便被叫做摩奴识佛。在时间周期里，佛祖悉达多正属于摩奴识佛；禅那佛则是阿弥陀佛和他的胁侍菩萨观世音（图66等）。摩奴识佛既是佛祖悉达多本身，后世的继承者自然就是弥勒。

5. 神祇形象

非佛教的神祇，在犍陀罗雕刻中也不乏其有。这些神大多数均来源于印度本土。其中最突出的形象是印度神因陀罗和梵天(图12、67)，以及佛的忠实伙伴，握金刚杵的金刚力士(图68)。这种神又有其他的许多小神陪伴，如富饶之神班遮迦和多子女神鬼子母(图69、70、71、72、73)，水府神蛇的象征龙王(图90)，太阳神鸟迦楼罗(图74)，药叉，药叉女与生育攸关的阴阳精灵(图75、76、77、105)，以及居住两重天的灵巧优雅的伎乐天紧那罗(图76、78)与乾闥婆(图79、107)。还有属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安息民族的神是那奈亚(图80)；而法罗和阿德克休(图72、73、81)，很可能是早已经贵霜人之手转化成的班遮迦和鬼子母。其次，还有一些比重较大、数量相当可观的神祇又多来自希腊世界，其中有的还非常紧密联系着他们渊源久远的雏形，如河神(图82)，罗马化的雅典娜(图83)，太阳神哈耳波克刺忒斯(图84)，马人刻陶洛斯(图85)，森林神西勒那斯和泥塑的半人半兽森林之神萨提洛斯(图86)；其他的一些，尚能清楚可见业已趋向于印度化，如司农、丰饶、护婚神得墨忒耳——鬼子母(图87)，担天巨人阿特拉斯(图88、89)，